

針灸耳鼻咽喉口齒科學

主編 李復峰
李一清

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R-46.8
303
7

针灸耳鼻咽喉口齿科学

YAL38/48

主 编 李复峰 李一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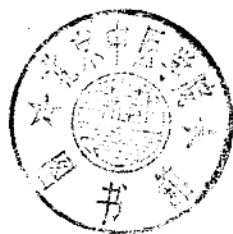
副主编 李 祥 李海君 杨澍玉

编 委 李复峰 李一清 李 祥

太史义远 李景义 姜 波

李海君 石 琨-任莉梅

张瑞明 杨澍玉 张永亮



赠阅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227277

责任编辑: 张永素

封面设计: 顾有恩

针灸耳鼻咽喉口齿科学

主编 李复峰 李一清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35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东北农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38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7—5388—1884—O/R·229 定价: 3.80 元

前 言

随着针灸医学的蓬勃发展，各中医院校陆续成立了针灸系及针灸专业。针灸专业课程的设置已分化为多门学科。如将针灸学分为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学史、针灸各家学说、针灸医籍选、针灸文献学、针灸治疗学、针灸写作学等。分科讲授适应了目前针灸专业教学的需要。然而针灸治疗学至今仍然未能分科，致使针灸外科学、针灸妇产科学、针灸儿科学、针灸眼科学、针灸耳鼻咽喉口腔科科学在治疗学中占的比例较少，每学科仅能讲几个病，况且这几个病也和针灸学各科理论体系脱节。由于课时多，内容少，教师往往到处搜集资料来充实课堂内容，这样势必影响针灸各学科的发展。

为了满足中医院校针灸专业的教学、医疗、科研的需要，我们承担了《针灸耳鼻咽喉口腔科科学》的编写任务。在编写时突出传统针灸理论，以脏腑经络为核心，兼收历代各家针灸耳鼻咽喉口腔科临床经验，增加各部位解剖的主要内容及必要的现代医学观点。对于临床验之有效的中医内、外治法作了简要介绍。

本书是集黑龙江中医学院、长春中医学院等教学、医疗、科研单位的讲义、资料编著的，曾供各院校针灸专业本科生使用多年，一些中医院校也曾作为教材使用。

由于第一次将《针灸耳鼻咽喉口腔科科学》做为一个学科

并形成专著，故书中有些观点难免有不足之处，编写体例也不一定合理，我们殷切希望针灸同道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为进一步修订作准备，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目 录

第一篇 针灸耳科学

第一章 针灸耳科学简史	(1)
第二章 针灸耳科学总论	(12)
第一节 耳的解剖与功能	(12)
第二节 耳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15)
第三节 耳病的病因病机	(18)
第四节 耳病的脏腑辨证要点	(20)
第五节 耳病的八纲辨证要点	(22)
第六节 耳病的症状辨证要点	(26)
第七节 耳病的针灸治疗方法	(32)
第三章 耳科疾病	(38)
第一节 外耳疾病	(38)
第二节 中耳疾病	(45)
第三节 脓耳变证	(53)
第四节 内耳疾病	(58)
第五节 耳聋	(61)

第二篇 针灸鼻科学

第一章 针灸鼻科学简史	(66)
第二章 针灸鼻科学总论	(73)
第一节 鼻的解剖与功能	(73)
第二节 鼻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75)
第三节 鼻病的病因病机	(78)

第四节	鼻病的脏腑辨证要点	(80)
第五节	鼻病的八纲辨证要点	(82)
第六节	鼻病的症状辨证要点	(84)
第七节	鼻病的针灸治疗方法	(87)
第三章	鼻科疾病	(91)
第一节	鼻疔	(91)
第二节	酒糟鼻	(93)
第三节	鼻疳	(96)
第四节	伤风鼻塞	(99)
第五节	鼻塞	(102)
第六节	鼻槁	(105)
第七节	鼻渊	(109)
第八节	鼻渊	(114)
第九节	鼻息肉	(118)
第十节	鼻衄血	(119)

第三篇 针灸咽喉科学

第一章	针灸咽喉科学简史	(123)
第二章	针灸咽喉科学总论	(130)
第一节	咽喉的解剖与功能	(130)
第二节	咽喉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134)
第三节	咽喉病的病因病机	(138)
第四节	咽喉病的脏腑辨证要点	(141)
第五节	咽喉病的八纲辨证要点	(144)
第六节	咽喉病的症状辨证要点	(146)

第七节 咽喉病的针灸治疗方法·····	(156)
第三章 咽喉科疾病·····	(162)
第一节 颌颞不开·····	(162)
第二节 风热乳蛾·····	(164)
第三节 痰火乳蛾·····	(167)
第四节 肺阴亏虚火乳蛾·····	(168)
第五节 肾阴亏虚火乳蛾·····	(170)
第六节 风热喉痹·····	(172)
第七节 痰火喉痹·····	(174)
第八节 阴虚喉痹·····	(176)
第九节 阳虚喉痹·····	(178)
第十节 阴虚喉痹·····	(179)
第十一节 急喉暗·····	(181)
第十二节 慢喉暗·····	(183)
第十三节 急喉风·····	(187)
第十四节 梅核气·····	(190)

第四篇 针灸口齿科学

第一章 针灸口齿科学简史·····	(192)
第二章 针灸口齿科学总论·····	(198)
第一节 口齿的解剖与功能·····	(198)
第二节 口齿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200)
第三节 口齿病的病因病机·····	(203)
第四节 口齿病的脏腑辨证要点·····	(205)
第五节 口齿病的八纲辨证要点·····	(207)

第六节	口齿病的症状辨证要点·····	(209)
第七节	口齿病的针灸治疗方法·····	(211)
第三章	口齿科疾病·····	(216)
第一节	口疮·····	(216)
第二节	鹅口·····	(221)
第三节	唇风·····	(224)
第四节	唇疹·····	(227)
第五节	飞扬喉(悬旗风)·····	(228)
第六节	胃火牙痛·····	(230)
第七节	虚火牙痛·····	(231)
第八节	龋齿牙痛·····	(233)
第九节	牙疳·····	(234)
第十节	牙宣·····	(235)
第十一节	面痹·····	(237)

第一篇 针灸耳科学

第一章 针灸耳科学简史

针灸耳科学是针灸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针灸医家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逐步总结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迄今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

用针灸治疗耳科疾病，大约在旧石器时期，因为那时人们已经使用火及简单的石器，除用火抵抗寒冷、防御野兽侵害、将生食变为熟食外，患了耳科病亦可用火来烤灼。尽管一时人们尚未认识火可治疗耳病，但实际上已出现了用火治疗耳病的情况。当时的石器虽然是生产工具，但如耳出现肿痛时，亦可能用石器去排脓。新石器时期和“九针”相似的砭石已有意识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当然也用于治疗耳科疾病。那时已知用艾蒿一类的植物燃着，放在动物的肩胛骨上或龟的腹甲上烧灼成一些斑点，观察它的裂纹，以求得征兆进行占卜。这种占卜和灸法极相类似，因此推论那时已开始有意识的用灸治疗包括耳科在内的各种疾病。

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期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中记载了20种疾病，其中就有疾耳一项。这是目前所知关于耳病的最早文字记载。那时人们已初步掌握了冶炼青铜的知识。各

种不同用途的针具在那时也已开始制作。因而人们也可能用铜针去治疗各种耳疾。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针灸治疗耳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理论上也发现经络和耳有密切关系，在《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就简单描述了经络与耳的关系。《左传》中记述了耳聋的定义，“耳不听五声为聋”。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载有“耳聾”的病名，即现在的耳壳冻伤。《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他是擅长针灸的医家，所以他也经常采用针灸治疗耳病。战国时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对耳与十二经的关系作了论述。《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载“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灵枢·经脉》载“胃足阳明之脉，……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小肠手太阳之脉，……至目锐眦，却入耳中”、“膀胱足太阳之脉，……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三焦少阳之脉，……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胆足少阳之脉，……上抵头角，下耳后，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手阳明之脉，……入耳，会于宗脉”。《内经》对耳与络脉的联系也进行了论述，《素问·缪刺论》载“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内经》也对耳和经筋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灵枢·经筋》载“足阳明之筋，……其支者从颊结于耳前”、“手太阳之筋，……循颈出走太阳之前，结于耳后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结于颌”、“手少阳之筋，……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内经》并论

述了耳和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肾主耳，在窍为耳”，《灵枢·五阅五使》载“耳者肾之官也”，《灵枢·脉度》载“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矣”。《素问·脏气法时论》载“肝病者，……虚则目眦无所见，耳无所闻，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肺病者，……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素问·气交变大论》载“金肺受邪，……咽燥耳聋”，《素问·玉机真藏论》载“脾为孤脏，……其不及则令七窍不通”。《内经》还对耳病的病因病机进行了论述，《灵枢·海论》载“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灵枢·决气》载“精脱者耳聋”，《素问·厥论篇》载“少阳之厥则暴聋”，《素问·脉解篇》载“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太阳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素问·通评虚实论》载“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内经》也论述了视耳诊察内脏疾病的方法，《灵枢·师传》载“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灵枢·本脏》载“黑色小理者肾小，粗理者肾大，高耳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内经》也指明了人体自身衰老而发生耳的生理变化，“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内经》论述了很多耳病的针灸治疗方法及用耳治疗疾病，《灵枢·五邪》载“邪在肝，则两胁中痛，……恶血在内……，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灵枢·厥病》载“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泻其出血”、“耳鸣，取耳前动脉”，《灵枢·口问》载“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

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补肾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补足外踝下留之”，《灵枢·厥病》载“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耳聾，耳无闻也，耳聾取小手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灵枢·杂病》载“聾而不痛者取足少阳，聾而痛者取手阳明”。《内经》也记述了针刺不当引起耳病的不良后果，《素问·刺禁论》载“刺客主人内陷中脉，为内漏为聾”。《内经》的论述为针灸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继《内经》以后，《难经》也有新的发挥，如“肺主声，耳者肾之窍而反闻其声其意何也？然肾者北方水也，水生于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声，故令耳闻声”。华佗的《中藏经》亦载有“肾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于耳”。春秋战国时的论述对针灸耳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汉书·五行志》载有耳病，“时则有耳”、“及人则多病耳者，故有耳”。《后汉书·律历志》论述了节气和耳病的关系，如“……未当至而至，先旱后水，岁恶米不成，多耳痒”。《黄帝明堂经》载有治疗耳病的穴位25个，如“上关一名客主人，在耳前上廉起骨，开口有孔，手太阳、足阳明之会，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主耳痛聾鸣”。“中渚，注于中渚，中渚者木也，在手小指次指本节后陷中，手少阳脉之所注也，为输，刺入二分，留三呼，灸三壮，主头痛耳鸣耳聾”。“侠溪，流于侠溪，侠溪者水也，在足小趾次趾歧骨本节前陷者中，足少阳脉之所流也，为荥，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主耳鸣”。《黄帝明堂经》总结了汉以前的针灸

耳科经验，发展了《内经》的理论。晋代葛洪的《肘后各急方》记载了耳道异物的处理，如“用葱涕滴耳，用烛光照外耳道诱使昆虫类异物外出”、“百虫入耳，用好酒灌之，或闭气，令人用芦管吹耳，自出”。也记载了灸熨法治疗耳病，如“耳枕热盐治疗耳痛”、“耳卒痛，蒸盐熨之，痛不可忍，求死者菖蒲、附子各一份，末，和乌麻油炼，点耳中则立止之”。还引载有秦越人治尸厥，“以管吹其左耳，中极三度，后吹右耳三度”。并载有张仲景“救卒死而目闭者，捣薤汁灌之耳”的经验。皇甫谧的《甲乙经》第一次列专篇介绍耳病的针灸治疗及病因，如“暴厥而聋，耳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留瘦著也”、“耳鸣，百会及颞厌、颅息、天窗、大陵、偏历、前谷、后谿皆主之”、“耳痛聋鸣，上关主之，刺不可深”、“耳中颇洩若风，听会主之”、“耳浑浑无所闻，外关主之”、“卒气聋，四渎主之”。《甲乙经》对针灸耳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耳病进行了论述，“肾气通于耳，足少阴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劳动经血，而血气不足，宗脉则虚，风邪乘虚随脉入耳与气相击，故为耳鸣”、“凡耳中策策痛者，皆是风入于肾之经也，不治流于肾，则卒变脊强背直，成瘕也；若因痛而肿生痛疽，脓溃邪气歇，则不成瘕也”，所以然者，足少阴为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其气通于耳，上焦有风邪，入于头脑，流至耳内，与气相击，故耳中痛，耳为肾候，其气相通，肾候腰脊，主骨髓，故邪流入肾，脊强背直。阐述了耳鸣的病因及中耳乳突炎与外耳道炎的鉴别，并指出了中耳乳突炎治疗不当可引起颅内

合并病。

唐朝耳鼻咽喉科已初具规模，开始形成独立的专科。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把耳病列为七窍病，将耳聋分为劳聋、气聋、虚聋、毒聋、久鸣耳聋。并介绍了 10 余种针灸治疗耳病的方法，如“天牖、四渎主暴聋”、“曲池主耳痛”、“商阳主耳中风聋鸣，刺入一分，留一呼，灸三壮，左取右，右取左”、“耳之孔上横梁，针灸之，治马黄黄疸，寒暑疫毒等病”。《千金要方》还论述了耳和肾的关系，如“耳大小、高下、厚薄、偏圆则肾应之”、“正黑色小理者，则肾小，小即安难伤”、“耳坚者则肾坚，坚则肾不受病，不病肢痛”、“耳好前居牙车者则肾端正，端正则和利难伤”、“耳粗理者则肾大，大则虚，虚则肾寒、耳聋或鸣、汗出腰痛不得俯仰，易伤以邪”、“耳前者则肾高，高则实，实则肾热”、“耳后陷者则肾下，下则腰尻痛，不可俯仰为孤疝”、“耳高则肾偏欹，偏欹则善腰尻痛”、“耳薄则肾脆，脆则伤热，热则耳吼闹，善病消痺”。《千金翼方》载“耳聋鸣客主人，一名上关，在听会上一寸动脉宛之中，针入一分，主耳聋鸣如蝉，又脓出，亦宜灸，日三壮至二百壮，侧卧张口取之”、“亦耳后阳维穴，治疗风聋雷鸣”、“治口歪，以苇管筒长五寸以一头刺耳孔中，四畔以面密塞之，勿令泄气，一头纳大豆一颗并艾烧之令燃，灸七壮。患右灸左，患左灸右，耳病亦灸之”。孙思邈的这些论述为耳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宋代由官方组织编的《太平圣惠方》载“耳宗脉之所聚也，若精气调和，则肾脏强盛，耳闻五音，若劳伤气血，则耳聋然，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通于耳”，进一步强调了耳和

脏腑经络的关系。该书还收录了大量宋以前古医家关于针灸耳科的经验 and 理论。另一部由政府组织编的《圣济总录》汇集各医家之说，书中介绍了 11 种耳病的针灸治疗方法。这两部书对前人针灸耳科经验进行总结，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载“凡救自缢死者，急需按定其心，勿截绳，徐徐抱解之，心下尚温者先用皂莢末吹入两鼻，用麝香覆口鼻，令两人用竹筒极吹其耳，即活”。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述了治疗耳病的腧穴 30 余个，如：“耳门两穴在耳前起肉，当耳聾者，中耳有液汁出，生疮室，耳聾、耳鸣；耳如蝉声，重听，无所闻，针入三分，留三呼，可灸三壮”，“听宫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手足少阳太阳三脉之会，治耳聾如物填塞，无所闻，耳中嘈嘈，针入三分，可灸三壮”，“四渎二穴在肘前五寸外廉陷中，治暴气耳聋，可灸三壮，针入六分，留七呼”。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也记载了针灸治疗耳病的经验，如“耳痛，上关、下关、四白、百会、颅息、翳风、耳门、曲池、颌厌、天窗、阳溪、关冲、液门”、“中渚主耳痛，少商主耳前痛，痰脉、完骨主头风耳后痛”。《苏沈良方》载：“摩熨耳目，以助真气”。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论述了耳病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在辨证及病因方面较前人有较大进步。

金元时期，刘完素强调“六气皆从火化”，说：“阳气烦劳积于夏，令人热厥口盲不可视，耳闭不可听”。李杲主张“调整脾胃升举清阳”，在《东垣十书》中说：“心藏虚邪，热同相合，妄听妄闻耳聾声，胆与三焦同出于耳。《铜人》云刺

关冲出血，泻支沟，脉浮大而弦……此证是太阳与少阳为病前客后主也。”朱震亨在治疗上主张“滋阴降火”，《丹溪心法》中说：“耳内轰轰然，亦是阴虚，亦有气闭者，盖亦是热气闭者，耳鸣也”。危亦林《得效方》载“蓖麻子、大枣肉、人乳和枣核大，棉裹塞耳，以治全身气血衰弱、耳聋、耳鸣”。不著撰人的《黄帝明堂灸经》载“外关，在腕后二寸陷者中，灸三壮，主淳淳浑浑聋无所闻也”、“脑空二穴在承灵穴后一寸半，玉枕骨下陷者中，灸七壮，主头风耳鸣、耳聋”。何若愚的《子午流注针经》载“束骨王俞本书中，耳聋项急本穴寻，恶闻日眩并背痛，针之必定有神功”。窦汉卿的《针经指南》载“中脉二穴治二十五证，耳聋”、“临泣主治二十五证，耳聋”。另外窦汉卿的《疮疡全书》也叙述了针灸治疗耳病。金元时期针灸耳科学的理论得到充实和发展。

明代针灸耳科的论述也甚为丰富。朱林编著的《普济方》收集了大量明以前各家之说，介绍了54种耳病治疗方法，如“治耳聋肾虚穴肾俞”、“治耳暴聋穴三阳络、液门”、“治耳鸣耳聋穴商阳、阳谷、百会”、“治耳塞穴风池”。曹士衍《保生秘要》论述了导引治耳病，如“治耳重，定息以坐，塞兑咬紧牙关，以肺肠二指捏紧鼻孔，闭二目，使气冲耳，通窍内，觉哄哄然有声，行之二三日，通窍为度”。此即现行的耳咽管自行吹张术。李时珍《奇经八脉考》论述了奇经八脉与耳的关系：“阳者……，下耳后”、“阳维起于诸阳之会……，上循耳后”。虞搏《医学正传》介绍了用贴敷治疗耳病，耳聋以乌头尖、茱萸、大黄三味为末，枣调贴涌泉穴以引火下行。楼英《医学纲目》载“耳聋、耳鸣或疼或痒